

山东笏山金矿生还者回忆井下14天

“我们始终坚信会有人来救援”

“听到钻孔打通的声音,我们激动地站起来了。那种心情,就像经历了重生。”
26日,被困井下14天成功获救的山东栖霞笏山金矿生还矿工杜安(化名)、王康(化名)坐在病床上对记者说,在漆黑的井下,他们始终坚信,会有人救他们上去。

最难熬的时光喝水维生,每天都有人敲击钢管试图传递声音

1月10日下午,爆炸发生。王康说,我们正在那儿工作,就听见一声震响。“当时什么也看不清楚,爆炸的冲击波把我们冲得老远,头盔都碎了。爆炸停止后,我们赶紧相互找人。”
井下通电和通信系统全被破坏,漆黑的巷道里,只剩矿灯的光亮。杜安所在的作业面井下“六中段”是离井口最远的位置。那里水比较多,大家担心水漫上巷道,顺着井筒内的梯子间向上爬。好在第一次爆炸对梯子间未造成太大影响,他们得以顺利爬至“五中段”。
不幸的是,抵达“五中段”没多久,第二次爆炸就发

生了。杜安听到有物体不断坠落。“这次爆炸后烟尘特别大,隔着两三尺距离都看不到人,只能看见矿灯。”杜安说,有人决定继续往上爬,表示确认安全之后会给他们信号。但是,杜安等人始终没有等来信号,于是他们决定留在“五中段”原地等待救援。
钻孔打通之前的这几天,是他们最难熬的时光。由于平日井下作业时食物都是按固定时间点配送,因此矿工们并没有储备食物,只能喝水维生。
王康说,那时候特别饿,特别难熬。底下巷道很长,氧气很充足。休息就是在地

上躺着,弄点封水袋铺在地上,困了就睡,醒了就睁眼。
“井下不缺地下水,但水质比较硬,不太适合人喝。我们只是偶尔取点,维持生命。”杜安说,虽然大家的身体逐渐变得虚弱,但每天都有人去敲击钢管,试图往上传递声音,只是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当时,杜安猜测,钢管可能被炸断了,导致声音没法传递出去。
被困的人出不来,救援人员进不去,实在太煎熬了。但是大家一直相互安慰、鼓励,咬牙坚持。“我们始终相信,党和政府肯定不会放弃我们。”王康说。



几天几夜一口饭没吃,听到钻孔打通一激动就站起来了

在漫长的等待之后,钻机打孔的声音传来,他们的期待获得回应!
“其实,钻孔打通前两三天我们就听到声音了。一开始还弄不清到底打到哪里了,等快打通的时候,我们就判断出具体位置了。”杜安说,井下有经验的矿工判断,钻机的威力比较大,而且打通之后的烟尘和风力也会比较强。因此,为安全起见,他们努力起身撤离。
井筒打通的那一刻,他们激动得无以言表。“我们在井下几天几夜一口饭都没吃。但

是听到钻孔打通了,一激动就站起来了。”杜安说,那一刻,他感觉自己重生了。
过了一段时间,当烟尘散去,他们得以靠近钻孔。体力最好的王康被派去敲击钻杆,回应井上。当他们的敲击声传到地面,救援人员也一片沸腾。
“其实我们也没明白他们敲几下代表什么意思,猜测是在问我们有多少人、被困了多少天。”杜安说。钻孔打通没过多久,杜安和被困工友们就收到了救援人员送来的营养

液。随后几天里,食物、水果、衣物被陆续送下来,他们的身体状况也逐渐恢复。
王康说,腊八节当天,有人的手机有电,所以知道那天过节。中午送下饭,一看有腊八粥。“哎呀,医院、领导们给我们想得太周到了。”
24日,回风井井筒被打通,被困在“五中段”的矿工们终于等来了救援队员。“人一激动起来,啥都不会说了。”杜安说,他们只能一个劲地向救援队员表示感谢,拿出井上投送的水请救援队员喝。

升井机会近在眼前却没人争抢
让年龄大和身体不好的先行

升井的机会就在眼前,但是“五中段”10名幸存人员却没有争抢。杜安介绍,大家充分发扬风格,让年龄大的、身体不好的人员先升井。头上有轻伤的杜安成为“五中段”首批3名升井人员之一。
王康是最后一批升井的矿工。当时他戴着黑色眼罩,恰好面朝在现场等待的人群。听到人们的掌声和欢呼后,他双手紧紧合十表示感谢。握在手里的手电筒还开着,明亮的光线打

在他的脸上。
记者26日在医院见到杜安和王康时,两人穿着干净的病号服各自坐在病床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精神状况不错。杜安说,他在医院得到了精心照料,饮食已经恢复正常,头部的伤也已经痊愈。
在井底下,杜安最挂念的是家人。虽然现在还没见到家人,但他相信,亲人们悬着的心可以放下了。
据新华社

节后返岗因疫情滞留算旷工吗? 途中感染算工伤吗?

节后返岗因疫情原因滞留,不能算旷工

从国内各地的防控政策来看,中高风险区域基本不让流动,低风险区域内民众出行需持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但疫情形势千变万化,今天还能出行的,明天可能封闭;今天还是低风险区域的,明天有可能变成中高风险区域。有出行计划的人员,必须提前预估春节出行的不可未知性。
春节假期后,如果因疫情原因不能按时返回工作岗位,不算旷工?
北京市道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晶晶认为,这种情况不能认定为旷工。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观察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职工,企业应当支付职工在此期间的工资。

一般来说,劳动者受疫情影响返岗复工困难的,企业经与职工协商一致后,优先考虑安排职工带薪休年假。对于因疫情未返岗复工时间较长的职工,企业经与职工协商一致后,安排待岗。待岗期间,企业应当发放生活费。因此,员工是因防控措施等客观原因无法按时返岗复工的,不应当视为旷工。
值得注意的是,员工有必要留好当地政府发布的防疫公告、火车等交通工具停开等证明,必要时提交给单位。

往返途中不幸发生感染,不属于工伤

春节返乡,大多数人的选择都是火车、飞机、轮船或长途公交,都属于密闭空间。虽然相关部门会做好消杀措施,但也不排除人员聚集感染病毒的可能性。
如果真的在往返途中不幸感染新冠肺炎疫情,能够算工伤吗?
马晶晶律师认为,这种情形不属于工伤。《关于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有关保障

问题的通知》中明确,在新冠肺炎预防和救治工作中,医护及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冠肺炎或因新冠肺炎死亡的,应认定为工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由此看来,如果不是从事新冠肺炎预防和相关工作的人员,感染新冠肺炎是不能认定为工伤的。但如果是驰援疫情重灾区的医护人员和其他支援人员,发生暴露感染后,可认定为工伤。

过年留守岗位,不能算加班费?

就地过年,不少人会选择在岗位上留守。这种情况下员工能不能向单位主张节日加班费呢?
马晶晶律师认为,自愿上班不一定能被单位认定为加班。原则上,企业可以制定相应的加班制度,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相关规定,制度经过民主程序和公示程序,是合法有效的,企业可以在制度里明确约定加班的情形,对于符合加班规定的应当支付相应的加班工资。如果企业没有安排加班且加班制度里又没有规定自

愿加班视为加班情形,那么,自愿上班不能认定为加班。如果是企业要求员工上班,那就可以认定为加班。
此外,过年期间留守,劳动者还应弄清楚加班和值班两种工作方式——加班系劳动者对本职工作的延续,其工作强度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当。而值班往往是基于安全、消防、节假日值守等特殊和临时性安排,一般还可视情况进行休息,故对劳动者工作强度要求不高。
加班的工资待遇在劳动法中有明确规定,而值班的工资待遇一般情况下由用人单位内部规章制度予以规范。
注意:如果留守岗位加班,单位不能采取“以值班代替加班”、以红包代替加班费等做法,劳动者也有必要保留加班通知、排班表、考勤记录等,收集有效证据,必要时依据这些证据进行维权。回家虽好,
但在如此严峻的疫情形势下,我们仍有必要响应国家号召:非必要不返乡,就地过年!
据工人日报

2020年底~2021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多地散发的状况,全国多个省、区、市发出“就地过年”的倡议。
非必要不返乡、尽量留在当地过年,已成为不少人的共识。但对于那些出于种种原因必须返乡以及为了大局留在当地过年的人来说,有些问题最好能提前了解。
春节后返工返岗因疫情滞留算旷工吗? 往返途中如果不幸感染病毒算不算工伤? 如果选择不回家留在当地过年,能顺利拿到加班费吗?